

(上接第5版)

3.网络文学理论评论人才队伍与阵地建设迈出新步伐。网络文学学术圈迅速扩大。多所高校开设网络文学选修课程，越来越多的研究生将网络文学作为硕士、博士论文选题，阐发系统、深刻的论述，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将网络文学作为学术研究方向，网络文学研究队伍日渐扩大。2024年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理论评论支持计划评选出9个项目，向优秀青年学者倾斜，发掘培养新人才，展示学界多角度、细分化的研究进展。全国网络文学评论高研班在合肥举办，近50名青年网络文学评论骨干探讨网络文学创作趋势、理论范式、研究方法、业态发展等问题。以各高校为依托，多个兼顾学术与兴趣属性的网络文学研究青年社群纷纷形成，北京大学学生网络文学发展与研究协会成立，北京大学、山东大学、海峡文艺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中国网络文学双年榜，“五校联合”推出的网络文学青春榜影响力逐步扩大。《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聚焦网络文艺新变，以专栏专题的形式展开争鸣。

4.推介表彰精品，树立创作标杆。中国作协发布2023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共推介《沪上烟火》等30部优秀作品与历史系之狼等10位新人；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评选推出沐清雨等10位网络作家；中国小说学会“2024年度中国好小说”评选出《十日终焉》等10部网络小说；《道诡异仙》等24部作品获第四届泛华文网络文学金键盘奖；《大国蓝途》等12部作品登上第三届扬子江网络文学最具IP潜力榜；《我为中华修古籍》等17部作品获第五届“金熊猫”网络文学奖；《祝姑娘今天掉掉了没》等7部作品获第七届网文“晨曦杯”；新时代网络文学“白马奖”设立，《一路奔北》等作品获奖；《择天记》等81部优秀作品入藏国家版本馆。对优秀作品的表彰，树立了网络文学精品创作标杆，有效激励了作家创作，扩大了优秀作品的辐射效能，成为作家创作和社会阅读的风向标。

5.网络文学研究仍显薄弱。网络文学理论评论虽取得长足进步，但总体看需要进一步加强。一是研究力量相对薄弱。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版图中的影响不断扩大，地位日益提高，但研究力量在整个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比重与其影响极不相称，专业研究人员仍非常少。二是研究与创作和产业发展实际结合不够，未能充分把握最新创作动态与传播、产业发展情况，对创作、阅读和行业

指导性不够。三是网络文学的学科归属与理论体系尚不清晰，独特的研究范式、批评话语和评价标准尚未在现有学科框架内得到充分确立和广泛认同。四是学界重视程度与专业阵地不足，相较于传统文学研究，网络文学在高校科研体系中尚处边缘位置，核心期刊发文占比仍偏低，缺乏网络文学专业研究评论期刊，导致高质量研究成果发表渠道受限。五是表彰激励体系不够健全，现有文学奖项对网络文学的覆盖面和针对性有限，国家层面缺乏专门面向网络文学的核心奖项，未能充分发挥激励、导向作用。

七、网络作家队伍持续壮大，组织建设更向基层推进

网络作家年轻化趋势显著，青年作家勇于承担新的文化使命，思考时代与文学的宏大命题，重申写作的复杂性。全国网络文学组织建设推进至基层，培训覆盖面扩大，思想引领提升，团结服务更具实效，多区域建立协同发展机制。

1.作家队伍更趋年轻化。据全国50家重点网络文学网站数据统计，2024年新增注册作者约280万人，同比增长11%，新增签约作者35万人，同比增长18%，新增签约作者近四成为“Z世代”，约20%为“00后”。2024年有82位网络作家成为中国作协会员，其中36位“90后”作家，14位“95后”作家，最年轻的会员仅25岁。网络作家队伍年轻化趋势显著，素质素养普遍较高，为创作融入更流行的叙事元素，带来较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突出的文体创新意识，扩展了网络文学的叙事可能。

2.青年网络作家文学自觉与使命意识显著增强。43名网络作家参加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期间举行的“推动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论坛提出，现实题材创作应发挥网络文学的创新创造活力，推出符合网络文学特点的现实题材作品；幻想题材创作应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坚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文学的路径巩固文化主体性，坚守精神独立性；网络作家应以细腻的人类情感体察和富于复杂度的写作，破除AI时代的写作焦虑，优化技术、算法导向的行业环境；主动应用新技术，助推IP转化等产业发展变革。

3.网络作家收入差距较大。网络作家群体庞大，有收入的作者达80万人左右，但月均收入3000元以上的大约只有4万人。更多作者出于

爱好进行写作，并不能以此为业。如果把有能力进行职业化写作的作者界定为网络作家的话，这个群体大约有5万人。月均收入5000元以上的约17000人，月均收入万元以上的不到10000人，年收入百万以上的1164人。高收入作者中年轻作者占比持续上升。

4.培训覆盖面进一步扩大，服务回应作家切身体诉求。2024年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培训班14期，培训网络作家共计4612人次。培训注重思想引领，对省级网络作协重点作家实现全覆盖，网络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普遍增强。团结服务更具实效，各地建立职称评审标准，帮助网络作家解决切身体难题；行业共建服务体系，番茄作家公益基金放宽帮扶标准，2024年已经完成对15名大病作者和7名残疾作者的救助，累计支出近百万元。网络文学平台社会责任感进一步增强，网络作家得到更多保障。

5.工作手臂延伸至基层，多区域协同发展。工作覆盖面进一步扩大，成都等市网络作协成立，网络文学基层组织建设不断加强。全国省级以上网络作协22家，省级以上网络作协组织成员约15000人，中国作协网络作家协会610人。多区域寻求建立协同发展机制，京津冀网络文学协同发展研讨班举办，三地作协就制订工作协同机制、建立活动基地、组织培训采风、作品推优、推进产业发展等达成了共识；东北三省共同谋划协同发展对策。

6.人才和组织建设需进一步加大力度。当前网络文学工作存在的重要问题，一是网络作家特别是中腰部以下作者的底数不清，需要进一步加强调研，扩大工作覆盖。二是人才培养需要进一步加强，延伸向更多基层作者。三是组织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目前各地工作开展不均衡，相对来说，未单独建制的省市区作协，限于人力、财力等，网络文学工作开展不充分，引导力较弱。四是部分已成立的网络作协，出现“圈子化”苗头，对基层作者联络服务不够。

八、AI强势助力网络文学，应用边界引发争议

新技术革命与新业态发展，驱动网络文学行业转变思路，深化改革，创新做法，拓展AI在网络

文学中的应用场景，抓住时代机遇，同时思考AI的应用边界与规范，理性面对挑战。

1.网络文学平台积极开发AI应用。ChatGPT发布以来，AIGC持续引发社会热议，各类应用纷纷涌现。截至2024年12月，共有302款AI产品完成备案，其中2024年新增238款，AI产品用户规模达2.49亿人，占整体人口的17.7%。此前网络文学行业已开发出“阅文妙笔”“阅爱聊”等AI应用，并与“文心一言”等大模型深度合作。国产大模型DeepSeek驱动行业加快探索脚步，阅文的AI辅助产品“作家助手”已集成独立部署的DeepSeek-R1模型，中文在线也在AI网文创作流程中部署R1，着力研发升级版“中文逍遥”，提升创作效率。网络文学中的AI应用场景因此得到极大拓展。

2.网络文学长篇AI创作尚难实现。在AI直接创作方面，网络文学受到的冲击尚不强烈，目前只在3万字以下的短篇网文领域有一定应用，可以用人工调整的方式产出中等以下水平的短篇网文，具备一定的商业化能力。但目前AI直接创作长篇表达型文本尚有困难，未对网络文学的主体创作样式产生太大影响。华东师范大学王峰教授团队发布首部人工智能长篇小说《天使命徒》，通过“国内大语言模型+提示词工程+人工后期润色”的方式完成，人工智能占70%，人工介入占30%，虽未达到网络文学基本水准，但对长篇内容的生成可能进行了实验性验证。

3.网络文学AI创作辅助应用广泛。相对于AI直接创作，更多作者将AI应用于创作辅助，平台也积极开发此类应用，阅文的“阅文妙笔”和其应用产品“作家助手”已开放给所有签约作家，每周有超85%的作家使用，累计创作字数超40亿。模型提取作者前文故事情节及角色，进行文本语义理解，并以回答作者提问的方式，为作者提供后续情节进展灵感、角色行为逻辑等，帮助完善道具、修炼阶段等网文世界观设定，进行场景及招式动作描写等。模型已成为作家的素材、词汇量辅助工具，无法替代创作，但有助于提升写作效率。

4.AI已深度介入IP开发环节。AI有声阅读或成目前网络文学最大应用领域，阅文、番茄结合AI技术改善TTS场景，用AI实现文本的语义理解，标注对白、识别角色，替代人工文本标识，达成对百万字文本的“一键配音”，接近真人分角色有声剧的演播效果，极大提升效率，节省成本。在漫改方面，AI在精草、线稿、上色等环节已积极进入应

用，平均时长缩短一倍。在影视方面，南京师范大学李玮教授团队与图萌科技合作发布AI微短剧《终极考验》，进行了开创性尝试。在衍生品方面，AI大幅提升了形象制作的效率，帮助实现IP多形态的同时开发。AI技术促进了网络文学IP的内容突破，大量创意题材或将迎来更多IP转化机遇。

5.AI高效辅助网络文学编辑工作。网络文学平台的内容审核始终是困扰编辑的难题，作品数量众多，时效要求极短，人工审核成本高、速度慢，程序审核则误伤率高。AI引入内容审核工作可较好解决这个问题，目前95%的平台运用AI进行内容日常审核，并为作者提供AI文本校对服务。大模型“中文逍遥”提供“拆书”功能，可迅速对数百万字的小说进行情节结构拆解与人物分析，提炼叙事框架，把握叙事节奏，极大提高了编辑阅书与审稿速率。

6.AI的应用边界引发争议，需要更多前瞻性思考。AIGC已广泛融入网络文学创作生态，但应用边界争议多发。一些网络作家尤其是中腰部作者对AI写作产生“替代危机”。目前已有不少平台存在许多情节与语言高度程式化的作品，更有新作者日更多本小说，远超正常更新水平，疑似AI写作，番茄等网站为此修改全勤奖规则。很多作者利用AI“润色”小说，认为网络文学的核心是情节结构、人物设定等，语言表达是一种“包装”，“AI润色”是否属于“创作辅助”、是否需要规范和控制或需再度考量。AI直接介入创作或将构成同质且空洞的辞藻和设定堆砌，形成“AI风”，其本质是表达与内容的分离，背离了文学属性，消解了写作主体性。AI训练场景、相关应用的边界仍需与公众接受度相互磨合，相关规定仍需补充完善。同时，AI辅助创作带来的版权争议问题也日益凸显。

网络文学是媒介变革的产物，2024年经历了AI技术的挑战，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取得了突出成绩：作家队伍更加壮大，创作精品迭出，读者覆盖面更广，IP转化保持良好势头，海外传播成效显著，产业多元化发展成绩显著，成为新媒介时代的代表性文学样式、新大众文艺的重要表现形式。面对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任务，网络文学以其庞大的创作群体、作品数量和受众人数等优势，将继续站在时代的潮头，坚守文学底色，积极应对数智时代的新变，进一步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邹世奇是我的博士研究生，毕业后没有从事学术研究，成了一个作家。据我所知，邹世奇的散文写作与小说写作差不多是并行的，收在《只向花低头》这本集子里的散文在《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文汇报》《书屋》《雨花》《美文》《青春》等报刊上发表过。她还在报纸开过专栏，《只向花低头》中的全部游记，就发表在《扬子晚报》“城记”专栏。集子中多篇文章被收入各种选本，如《2017中国最佳杂文》《那“通关密语”》《江苏散文精选（2021卷）》等。她的小说写出了一种哀婉而坚韧的性格，散文的面向更为广阔，可称文化散文，或者，以我的体会，就叫作心性散文吧。

中国爱情年新闻学史，五四时期的作家上承先秦诸子、司马迁、唐宋八大家而至归有光、张岱余绪，同时吸收西方随笔的写法，小品文、所谓美文蔚为大观。前几代作家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旁征博引，随意点染，刻意者甚少，或不露痕迹，信息量大，文化含量高，且无碍于心性的表达，其精神气象为肇始期的中国现代散文树立了高峰典范。此后至20世纪90年代，张中行、余秋雨的一系列文化散文问世，在普通读者和专业人士中都引起强烈反响。散文个性分流殊途，各放异彩。文化散文的笔法也就姿态蔓生，难以尽收眼底。

邹世奇的这部《只向花低头》无疑就具有文化散文的品格。首先从它的内容可以看出，其中谈诗词、谈中西名著、谈电影，不拘一格；其次写法上没有一本正经的约束和拘囚，往往从一个通俗、轻松的角度切入，信手拈来，随心而谈，有料有趣，走的是书卷文化的路数。

《红楼梦》、西方名著之类，都是被太多人谈论过的话题，以那篇《〈包法利夫人〉的力量》而言，《包法利夫人》是福楼拜的代表作和扛鼎之作，中国当代名家如苏童、毕飞宇都谈过，邹世奇还敢谈，且能自出机杼，翻出新意，实因心性相合，如出自家语。她说每一个“才华不足以改变命运的人，都可能是潜在的包法利夫人”，可谓一针见血，堪称知人论世的见识。《红楼梦》的话题很多。且不说“旧红学”与“新红学”，只看当下流行着多少种讲《红楼梦》的读物、音频与视频，可以说目不暇接，邹世奇仍不放弃谈《红楼梦》。她谈《红楼梦》的第一篇文章《扬奴抑黛的人是怎么想的》获得了《2017中国最佳杂文》《现代杂文的思想批判》等多种散文选本的青睐。之后她更因谈论《红楼梦》成为《文汇报》副刊“笔会”受欢迎的作者之一，写出了不少“爆款”文章。其实，她倒是应该就此持续发力，至少出一本主题随笔集。

以散文谈论历史名家及文化人格，是这部散文集的又一重要内容。古

姿态蔓生 散文心性

——读邹世奇文学随笔集《只向花低头》

□吴俊



《只向花低头》，邹世奇著，东南大学出版社，2024年9月

化、物产和风土人情。历史和人文，贯穿了这本散文集中的每一篇。

作为一名女性写作者，邹世奇的写作始终在关注生命命运和女性自身成长。批评家张莉在邹世奇小说集《牧马河之夏》序言中写道，“她只能自己成为理想中的人。”这是邹世奇女性观的题眼。这一题眼存在于她的小说中，同样也体现在邹世奇的散文创作中。《女子的才华与幸福》探讨知识女性如何获得人生的幸福，《只向花低头》写闺蜜友人，她是一个有才华、内心强大、不随波逐流的女作家。无论在小说还是散文中，邹世奇始终敏感于一个问题，女性怎样成为理想中的人。她说：“除了自己，对谁都不取悦；除了自然和艺术，对什么都不低头。”这一篇的标题索性就叫《只向花低头》，这部散文集的书名也源于此。可见作者一以贯之的女性观，关键词该是独立、自爱、爱艺术。

邹世奇是一名小说作者，难免以小说笔法入散文。比如《好命的老爸》，当时就是被《人民日报海外版》当作小说发表的。游记中的某些篇什，写法上以旅途中遇到的人物为主，形象鲜活，情节生动，完全可以当小说来读。反观她的小说也常有散文化的意蕴皴染，富于散文的情致和风韵。这显示出作者跨文体写作的融通才华。

据作者本人说，她写散文时比写小说要更放松，更畅快淋漓。不过我看到的这本《只向花低头》，内里的每一篇并不是没有结构、没有设计的。苏轼论散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话说得太好了，也许可以概括邹世奇的散文写作美感，我便取来悄悄改了用作题目。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每一朵水花，都折射着人性的微光

——评万宁小说集《雨一直下》

□余瑞



《雨一直下》，万宁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25年6月

“雨”是有灵魂的，在有心人眼里，雨的声音就是它流动的“内心”：绵密而渗透，看似舒缓，却暗藏力量。万宁笔下的小说正具备着这种特质，她以一种纯粹和美好的湖湘口音，如渐渐沥沥的雨声般娓娓道来。小说人物内心的忐忑、疑惑、愤怒、悲悯、温情、美好，在雨水的浸润下，焕发着生命的光泽与活力。

雨还在下，雨还会停吗？丁碧贞和汪宝的爱情在欺骗后还能延续吗？秦峻杰是否能和他的父亲一样在逃离后开始新的生活？万宁小说集《雨一直下》中的人物在雨中轮番上演属于“他们”的故事，尽显生命悲喜，人间沧桑。十二部中短篇小说便是十二场对于中国社会复杂肌理的解剖手术，它们或多或少以“雨”为精神隐喻，串联起乡村发展、社会变迁等宏大命题，以及微观生活，在“湿润的叙事”中完成了对现实生活的诗性勘探与人生考量。

雨中奔跑的女性众生相

小说中，如何将人物形象“立”起来，“活”起来，是小说叙事的精神要义。万宁在人物塑造上展现了突出的驾驭能力，她通过笔下的小故事、小切口，构建典型，提亮色彩，刷新形象，塑造“众生相”。以不同阶层的女性代表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坚守为底色，她笔下的人物总是带着雨水的重量。小说《雨一直下》里的丁碧贞和姚小瑶是“没有伞却必须在雨中奔跑的人”，她们企图逃离家庭束缚，但又无法完全割裂联系，只能通过体力劳动换取微薄的收入。姚小瑶被亲人们榨取着，这个勇于闯荡、有胆识的女性，被“家”牢牢地束缚着。当姚小瑶的懒汉哥哥姚大檐说出“我们没有分家，我妹妹又没有出嫁，那她买的房子就是我们家的”时，这背后充斥着多少属于姚小瑶的辛酸和无奈，充斥着多少为了“家”，一次又一次牺牲自己的女性的苦闷与迷茫。

《躺在山上看星星》里全乖妹和姐姐因为三次怀孕都胎死腹中，被迫离婚并被视为“妖女”。然而最后发现，“不能生孩子，被人视为妖女，仅仅只是血液的原因”，现实中又有多少女性因此葬送了自己的一生呢？《这个世界会好吗》里的丁冬青因为丈夫白金汉选择丁克，但是当丁冬青年过38岁，白金汉却被父亲说服“决定让丁冬青去生孩子”，故事的结局就像一个玩笑，白金汉又遇离婚，后来还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这场以“生育”为转折点的婚姻，最终沦为时代夹缝里的一声叹息，这又是多少女性命运的真实写照。万宁笔下的人物从不是扁平的符号，而是带着体温和湿气的生命体，她们在雨中奔跑时溅起的每一朵水花，都折射着人性的微光。

让命运融入故事肌理

小说主题是作者倾注精神内核的容器，借由故事脉络与人物弧光得以具象化。万宁对主题的处理极具智慧，如梅雨渗透泥土般让命运自然融入故事肌理。在《南情北爱》中，秦峻杰企图和他的父亲一样，通过逃离来躲避自己所不愿面对的现实。然而命运的讽刺在于，父亲临终时执意要将骨灰归葬东北老家，这个他逃离了大半生的起点，最终成了他灵魂唯一的栖息地。秦峻杰沿袭了自己父亲的命运，但他却被迫逃离。当父母和

亲友、爱人逐一离他远去时，他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他渴望逃离，远渡重洋去加拿大”，“渴望和父亲一样，断掉从前所有的一切。”父亲和儿子如此相似的人生，到底是命运的诅咒还是人性的恶果，如果亲友没有抛弃妻子来到湖南，如果秦峻杰没有盲目选择离婚，那么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呢？

《雨一直下》里的丁碧贞和姚小瑶两人彼此嘲笑对方的命运，但命运的无常总会带来现实的反转，两人的命运最终又都以悲伤的曲调结尾。丁碧贞嘲笑姚小瑶被母亲和哥哥捆绑，自己却在爱情困局中沦陷，她似乎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个农村“带娃婆”，淡忘了独自撑起一大家子生计的现实；姚小瑶嘲笑丁碧贞为了丈夫和孩子放弃了本该属于自己的这一切，但自己最终也未能挣脱原生家庭的泥沼，在母亲和哥哥们的剥削中不断挣扎。最终，姚小瑶被母亲和哥哥禁锢在古藤岛上数月之久。丁碧贞则在

汪宝自导自演的骗局中，差点把积蓄转给他用于买房首付。丁碧贞与姚小瑶的命运困局，本质上是女性在传统伦理与现代性冲击下的生存悖论。当雨水同时打湿她们的人生轨迹时，那些相互嘲笑的瞬间不再是简单的人际矛盾，而成为解读中国女性精神困境的密码。《雨一直下》的叙事不仅是对个体命运的记录，更是对整个女性群体生存境遇的寓于哲理的解读。

触动人心的叙事网络

在文学创作中，感情基调是浸润文本灵魂的底色，以隐秘的叙事张力将主题思想与情感内核编织成触动人心的叙事网络。万宁笔下“雨”的意象绝非自然现象的简单勾勒，其背后构建起的是一套极为深邃且完整的象征体系。湖南地域所特有的丰沛雨水，自湘江畔的绵绵梅雨，到都市街巷中霓虹灯映照下的凄凄冷雨，将小说集中众人的命运，巧妙地编织成一幅湿漉漉且满是悲凉的悲剧图谱。在作者的笔下，我们能够清晰地感知到有着魔幻色彩色彩的叙述方式，无论是主人公的命运走向还是故事的整体脉络。但这又不同于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其语境更类似于中国传统文化框架，当我们视野转向湖南所独有的地域文化时，会惊觉小说中雨的循环特性，深刻暗示着命运的轮回。

《南情北爱》中，秦峻杰父亲“逃离与回归”的命运，被“东北雪与湖南雨”的季节循环所巧妙隐喻，恰似“无论生前如何逃离，命运终将把你拽回原点”，父亲将用死后的一切去偿还生前的业绩。《雨一直下》里，丁碧贞与姚小瑶“嘲笑与被嘲笑”的处境，则愈发凸显出宿命色彩。而在《躺在山上看星星》里，我们不禁从全乖妹和姐姐的生育故事中联想到：那个在审讯室里发现的林岚在避孕药和维生素C片的“矛盾”中所怀的孩子会拥有怎样的轮回？

当雨滴落在“枫树”的青石板上，向着湘江不断汇聚，万宁的叙事始终保持着一种悲悯的温度。那些“在雨中奔跑的女性”，尽管被命运的雨水淋湿，却从未放弃打捞人性的微光。这种“湿润的叙事”既解剖着社会肌理，又守护着人性本真的柔软，如同湘江的雨水，在冲刷现实粗粝的同时，也滋养着土地下的新生。

（作者系文学评论家）